

## 序 言

如果不阐明一个哲学家的生活的主要内容，即他的哲学，就不能描述他的生平。但是，谁要以“简炼的阐述”把一种哲学的陈述内容和思想道路介绍给广大的读者阶层供理解，他就应该同时指出，除了唤起读者自己研究原始资料、自己探讨原文的兴趣外，他不能再想达到别的什么目的，这特别适用于涉及到阿图尔·叔本华的地方。叔本华认为，仅仅垂询于二手资料，至少对一位学者来说是完全不相配的。但是，即便是本专著的作者，也只有在他应该成功地把新的共同思考者引向伟大思想家的作品时，才认为自己著作的意义得到了实现。

## 引 论

几乎在所有的时代，我们都会看到一些高尔吉亚<sup>\*</sup>和希比阿式<sup>\*\*</sup>的人物高高在上，那些荒谬的东西总是如日中天。因而，个别的声音要想透过愚弄和被愚弄者的合唱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尽管如此，真正的作品在任何时候都保持着一种完全特有的、宁静的、稳健的、强有力的影响，人们看到，如同奇迹一样，这种影响最终从喧嚣躁动的人群中往上升，就好像气球从地面上厚重的烟雾中上升到洁净的高空中一样，它一旦上升到那儿，就停留在那儿，没有人能再把它拽下来。

1844年2月写于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

上面这段文字是阿图尔·叔本华的重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第二版序言的结束语。从中可以看出，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很清楚地意识到，他的成就大概从不可能得到所谓的“公众舆论”的热烈喝彩。然而，当它被铭刻在勤于

古雅典的两个诡辩家。

思考的头脑中，并成为其自觉意识之后，则肯定会得到任何时代的相似的智慧的承认。因此，他确信，这是每一部真正有价值的作品的必然遭遇。事实上，这也正是真理的遭遇。叔本华奉劝“那些自信能够在艺术或科学领域创造出某些独特的、新颖的、非同凡响的作品的人”，面对“人类普遍所固有的思维方式”，不要随波逐流，听天由命，而是应该完成自己的作品，并把它奉献出来，但是要知道奉献给谁。对于具有自我意识的思想家来说，以上所言也许只是一些陈词滥调，因为这类思想家希望以其精神贵族的曲高和寡来同那些压根儿不进行哲学思考，甚至尽可能逃避最起码的思考的芸芸众生保持一定的距离。更确切地说，他想在自己和那些在“公众舆论”面前代表着哲学的人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线，而这些人通常是享有特权，甚至可以说是官方哲学的代表。

“简而言之，蛀虫撒咬我的身体这样的想法，我尚且能够容忍，——却无法容忍哲学教授们损害我的哲学！——对此我不寒而栗。”在叔本华看来，“教授哲学”实际上意味着精神上的不自由和思想上的不自主，哲学教授们通常不是为了哲学而生存，而是依赖哲学来生存。使哲学家摆脱一切限制和义务的束缚，是他进行毫无顾忌的思考，做出公正的判断、发表自己真实意见的必要前提。所以，叔本华一向视那些领取官方薪俸的哲学家为“小丑哲学家”。在他看来，这类哲学家的存在还有其他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因为他们的工作更

多地是解释先前的哲学家的思想世界，而不是对现实世界作一种精神上的领先性的探索；还因为他们只是对前人沿袭下来的思想世界进行注解、诠释及改头换面，甚至还有可能使之受到败坏。与此同时，他则是受自身直接的生活经验、受自己的生活驱使进行哲学的思考，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和对世界认识的决定性的方向。

“生活是一件棘手的事情”，——这是叔本华的基本观点，由此，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打算通过对生活的思考来度过自己的一生。”对于他和大多数得到承认的哲学家之间的差别究竟有多么巨大，人们一般是难以理解的，用叔本华自己的话来说则是：“学者们只是从书本中学习的人，而思想家、天才、启蒙者和人类的先驱们则是直接从生活中学习的人。”当然，我们不能由此认为，叔本华属于像歌德曾指的那类人，他们不向任何人学习，无视几千年的哲学成就，对同时代人在思想领域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也不屑一顾。恰恰相反，几乎没有哪个思想家能够像叔本华那样，不仅精通全部哲学史的根本的思想内容，而且具有丰富的科学和文学方面的知识。

叔本华对学校 and 大学哲学的蔑视，在其他的方面也得到了相应的响应，并不令人感到惊奇。然而，这也不只是由于心理方面的刺激所导致的。也许，主要的原因在于现代的学究式的所谓博学概念的本质，即它的保护者们把一切符合他们目的的前人思想的指导价值看得高于那些独立的、有

个性的观点和无所顾忌的自我思考的价值，从而也激发了人们没有偏见的观察现实的热情。所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从那时起直到现在，阿图尔·叔本华的名字在哲学这一专门科学的文献中并不怎么引人注目，并且在大量引用引文的哲学著述中也极少出现。他还不为我们这个时代所了解，所熟悉，不过，这也并不奇怪。因为还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今天这样看重正统的、官方的承认，并且可以肯定的是，在他那个时代，一些新的、不同寻常的观点往往要在以后才能得到应有的声誉。另外，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哲学的兴趣以及作为人道主义的个性修养的基本要素的教育，在持续的萎缩过程中也完全被扼杀了。对于当今的正常意识来说，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世界观是完全无法接受的，因为最不需要思考、最不需忧虑、最充满自信心的乐观主义才是这个时代惟一行得通的生活观念，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完全技术化的时代，它是唯物主义——机械的世界观打出的最后一张王牌。已经摆脱了所有的道德束缚的人类，以一种非常可笑的夸张自以为是像神一样是星球的控制者，对于这样的人类，智慧是排不上什么用场的，也提不出什么更好的理由为自己辩解：“他们大喊大叫地指责我的哲学是抑郁的、绝望的哲学，这仅仅是由于，我不是去描述某种罚恶的来世的地狱，而是指出在尘世间到处布满着某种类似的地狱。”

毫无疑问，这种方式的布道在任何时代都只

能受到少数人的欢迎，这些人基本上处于无幻想的精神状态，并具有近乎于苛求的德行。可是，这少数人总是会出现的，他们以崇敬的心情来仰视着这只在荒凉、冰冷的高空中沿着自己的轨道行进的氢气球。

## 童年和少年时代

既然叔本华确如他的第一个传记作者威廉·格韦纳所说的，不愿意人们为了纪念他而过于关注他生活的外在特征和细节的东西；既然他不希望看到关于他的真实的传记，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切只不过是些外在的材料，顶多可以用它做件外套，他穿一会儿后又会上当着别人的面把它脱下来”。而事实上，他却“写出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并对存在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给予了解答，这种解答也许在今天看来有些过时，但无论如何下个世纪的思想家仍将研究它”。他因此而低估了，从年轻时代起他全部的个人的生活经验和他早期形成的把他的思想集中在所有的自然的存在——这种存在被他视为“一件棘手的事情——之间的深刻的心理联系。所以，那些试图从活生生的——人性的角度探索叔本华哲学的根源的人，必须认识到，对于叔本华这样一个有意识地对活生生的现实中获得他的认识的思想家，他个人的经历和印象的影响对于他思考的方向不可能不产生决定性的意义。鉴于此，格韦纳以下面这段令人

感动的话，扼要地叙述了他写叔本华传记的任务：“像这个男孩那样地深入观察生活，用一种惊讶的目光透视这个世界上由于饥饿和性欲而导致的不停的熙熙攘攘；像这个年轻人那样战战兢兢地抵制这个世界的诱惑，把自己的内心世界隐藏起来；像这个成年人那样对这个世界采取一种异己的和敌对的态度；像这个老人那样最终深刻地意识到自身真正的本质，使强烈的、清醒的欲求冷却下来，进入到一种心满意足的听天由命的境地——我们必须能够描绘这些，在伦理上理解忧郁的孤寂、存在的无边空虚、对人的蔑视、冷酷的傲慢——他用这种傲慢来包裹自己的心灵，就像用一层会使心灵变得冷酷的甲冑一样——，并且维护这个人的性格面对世界所应该拥有的地位。

叔本华悲观气质的形成决不是偶然的，与其家庭不无关系。可以说，其双亲的结合不是出于相互间的爱慕，且彼此间年龄相差悬殊，只是由于某种形式上的相互尊重才使两人缔结了婚姻。叔本华的父亲海因里希·弗洛里斯，生于1747年，出身于一个商人家庭，这个家庭凭借其在经商方面的才能和德行，祖上几代都是有钱有势的地方望族。曾祖父约翰，大约在1700年成为受人尊敬的但泽公民时，已是一个富有的大商人。祖父安德烈亚斯1720年出生，后来和一个原籍荷兰的但泽姑娘安娜·莱娜特结了婚，在这个家族中遗传的某种病态性的性格似乎就是源于这位母，这种病态因素不仅在她自身，而且在海因里



外祖父克里斯蒂安·海  
因里希·特罗西纳尔



外祖母伊丽莎白·特  
罗西纳尔

希·弗洛里斯的三个弟弟身上都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这种暴躁、阴沉的性格特点在海因里希·弗洛里斯身上也有轻微的表现。但这个人最突出的个性在于：特别强烈的共和主义的自由倾向、非常的正直和坦率。1793年，但泽被普鲁士化后，他忠实于其“没有自由，就没有幸福”的格言，宁可损失其全部财产的十分之一，而举家迁往自由城市汉堡，他的比他年轻二十岁的太太约翰娜·亨利埃特·特罗西纳尔出生于1766年，是一个但泽市议员和商人的女儿。她头脑灵活，性情开朗活泼，富于幻想，也极富才情。这个年轻的女人希望通过婚姻过一种荣华富贵的、适合自己意愿的生活。她渴望享受生活，渴望漫游世界，富有

且具有丰富的旅行经验的丈夫能够提供很多机会来满足她那天生的漫游欲望。当得知约翰娜怀孕后，爱好旅行的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决定携妻子出游英国，为的是使他们的头生子能出生在英国，以取得英国国籍。由于约翰娜身体不适，夫妻俩只好提前回国。1788年2月22日，他们的儿子在但泽市海里希盖斯特巷114号的一所住宅里呱呱坠地。3月3日，父亲为他起名为“阿图尔（Arthur）”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世界商人”因为这个名字在几种西方文字里的写法都是相同的。

阿图尔·叔本华的童年时代的最初几年，部分是在其父亲婚前购得的奥丽瓦庄园度过的，部分是在其祖父安德烈亚斯的斯图特旅馆度过的。1793年，也就是叔本华五岁那年，但泽因被普鲁士吞并而失去了自由，这是其父亲所无法忍受的，遂举家迁往另一个自由城市——汉堡，并在那里建立了新的商号。从那时起，在这个六岁的男孩身上已经常显露出某种莫明其妙的、焦虑的情绪，他的生活长期笼罩在对危险的恐惧和多疑的忧虑中。但是，父亲希望他继承自己的事业，成为一个视野开阔、精明能干、具有远见卓识的世界商人。海因里希·弗洛里斯认为，要成为“世界商人”，必须阅读“世界大书”。因此，在1797年，即他妹妹阿德莱特·拉雅尼亚诞生的这一年，他被父亲送到巴黎近郊莱哈弗尔一个名叫格雷戈勒·德布雷西的商人家里。此人是他父亲的朋友。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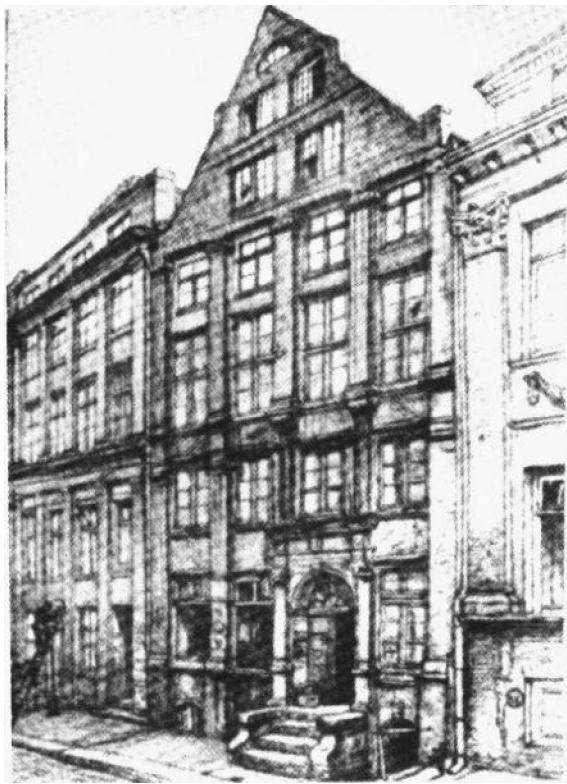
叔本华的诞生地，但泽市海利根盖斯特胡同 114 号

在那里度过了两年的时光。在哲学家的记忆中，这两年是其童年时代最愉快的一段时光。当叔本华返回汉堡时，父亲高兴地看到，儿子在法语和举止方面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地道的法国人。随后，他又被父亲送进了汉堡的一所颇有声誉的商业学校



叔本华家族在但泽的奥丽瓦庄园

——龙格私立学校。很快便证明，他的天赋远远超过了那里的所有学生。然而，叔本华对将来成为一个大商人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他似乎更渴望成为一个学者。为此，他一再向父亲提出转学文科中学的请求，均遭到了父亲的拒绝。为了诱使儿子放弃自己的志向，父亲苦思苦想，有了这样一个主意，他向阿图尔提供了这样两个方案：其一是转学文科中学，走他的学者之路；其二是随同父母做一次历时几年的欧洲之游。周游欧洲的条件是：旅行结束后要继续其商人生涯，不再提当学者之事。对于一个只有十五岁的少年来说，在这种非此即彼的境地做出抉择，实在是难为了他，他只能靠兴趣和直觉来做出抉择。但是，正是这种直觉影响了他后来的认识。后来，回顾这次途经荷兰、英国、法国、瑞士、奥地利、萨克森、西



叔本华家在汉堡的住宅，新万特拉姆街 92 号

里西亚和普鲁士的旅行时，叔本华这样说：“很清楚，这次旅行花费了我两年的青春时光，两年的时间可以用来学习古典学科和语言，从这个角度来说，时间是白白浪费了。可是尽管如此，我仍认为，旅行的收获难道不是对我更有利，从而弥

补了那丧失了的好处，甚至可以说还绰绰有余呢！正是在我长大成人的岁月，在这样的人生阶段，人的心灵对何印象都是敞开的，接受和理解事物的能力最强，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心，我的精神并没有像一般人那样被空洞的话和报道所充塞，这些人由于本身对那些事物还没有正确的和适当的知识，这样的方式只能使得理性由原来的锐利变得迟钝和疲惫。而我是通过直观接近了事物、了解了事物，因而学习到事物是什么，是怎样的，较早地接受关于事物的性质和变化方面的看法。特别使我高兴的是，这样一种成长过程使我早年就习惯于不满足于事物单纯的名称，而是要去直观和考察事物自身，并将直观来的对事物的认识决定性地摆在那滔滔不绝的言词面前，因而以后我从没有陷入对事物只重话语的危险，所以，我没有理由为这次旅行所花费的时间感到惋惜。”

这个年轻旅行者把从直观中得到的对事物的印象和直接认识都凝聚于笔端。我们从他的日记中可以发现，他把他对于形形色色的民族的愚钝或普遍的人性的弱点和痼疾的那些早熟的、批判性的评论和悲观主义的看法都写在了日记里。我们有关对世界现实的看法，叔本华在那时都已经感觉到了。在其父母从英格兰到苏格兰旅行的三个月里，叔本华被安置在温布尔登的某教会学校学习英语。这段时间他似乎不那么愉快，对于英国教会方面的盲目迷信和冥顽不灵，在信中也多有抱怨。他希望“用真理的火炬来照亮英国的那

些极度黑暗的角落”。不过，这一切并不妨碍他很容易地接受了英国人的作风。从其他国家那里，他获得的既有压抑的、也有令人振奋的感受，不管怎么说，它们都将永久地铭刻在哲学家的思想和意识中。

旅行归来后，叔本华在但泽行了基督教的坚信礼。随后，从1805年初开始在大商人马丁·耶尼施市政委员的商号学习。这个十七岁的少年不得不强打精神，强迫自己表面上履行这令人讨厌的义务。但是，他对生意方面的事情始终提不起兴趣来，倒是诸如颅相学方面的书籍或讲座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对叔本华来说，这段日子确实是很痛苦的。这年的4月20日，父亲不幸去世，失事的原因是他从自家仓库顶楼的天窗处失足跌入河中。不过，据说也可能是自杀，因为海因里希·弗洛里斯的疑病日渐加重，生意上又遭受了比较大的挫折，此外，还要忍受逐渐失聪的痛苦，自然会对生活感到绝望。而叔本华出于对父亲的尊敬和对母亲的反感，把父亲的死迁怒于母亲。他说：“我亲爱的父亲被疾病和痛苦所折磨，缠绵于病榻之上，假若不是那个老仆人对他精心照料的话，他就像是被遗弃了似的。在他深陷孤独的时候，母亲一如既往地赴宴交际；在他极其痛苦的时候，她也照旧寻欢作乐。这就是女人的爱情。”从这严厉的指责中可以看出，深刻的生活经历方面的原因对于叔本华以后对世界的认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人们也就不难理解哲学家为什么极力

坚持他的命题：人的意志（性格）遗传自父亲，而智慧（智力、天赋方面的素质）则遗传自母亲。然而，对父亲的偏爱也有一种超越个人的动机，作为儿子借助于父子间个性方面的相似，他早就明白，他的生活，他的成长和他的未来，都应该归功于父亲这个家庭支柱的未雨绸缪。他终其一生都像他后来所明确表明的那样，对他的父亲充满了衷心的感谢和尊敬。是父亲使他有可能“利用上天赐给他的力量发展和完善自己，并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哲学上做出成绩”，是父亲给他留下了为数可观的遗产，使他不必要为生存而劳碌、奔波，使他得以保持自己哲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始终为哲学而生活。他曾以这样精炼的语言表达他对父亲的感激之情：“如果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不是这样一个人，那么，阿图尔·叔本华大概已经毁灭了上百次了。”

无论如何，他的责任心不允许他把父亲的意外死亡视为立即改变他的人生道路的契机。他暂时还要继续那令人讨厌的学徒生涯，母亲和妹妹则在解散了父亲的商行后，永远地离开了汉堡。他只身一个人留在汉堡，这是阿图尔内心极其痛苦的一个时期，他的心情极为抑郁，而青春期日渐强烈的肉欲冲动愈发加重了他的心灵危机。这种肉欲冲动给他带来了怎样的烦恼，他在这段时间写的一首诗中有所流露。另一方面，这段时间阿图尔的思想发展并没有止步，除了他早就迷恋的

马迪阿斯·克劳迪乌斯\*的《万茨贝格报》外，英年早逝的威廉·海因里希·瓦肯罗德以他两种神奇的风格——自然的和艺术的表达方式——引起了这个年轻人思想上的共鸣，对叔本华后来的直观方法的形成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在此期间，约翰娜携女儿阿德勒移居到了魏玛。在那里，约翰娜凭借其社交才能和文艺方面的才情，很快就创办了一个领风气之先的文学沙龙。不过，她也很快触怒了所谓“理想主义”的法利赛派的某些代表人物，因为她不顾法利赛教派对克里斯蒂安·符尔皮乌斯的抵制，接待了这位出身低微、不为容于上流社会的歌德夫人，虽然歌德是为感谢符尔皮乌斯在战乱期间的勇敢表现，才在耶拿战役的隆隆炮声中与她结婚，使她成为自己的合法妻子的。“既然歌德给了她妻子的名义，我们当然该敬她一杯茶！”维翰娜做出了这样一个明智而有说服力的决定。可以理解，她由此博得了歌德的好感，从此以后，成了大诗人家的座上客。关于这位母亲活跃的精神生活的报道，是可以理解的。在魏玛时，约翰娜是毫无节制地沉醉于这种生活的。而在汉堡，儿子本来就渴望发挥自己善于思考的才智，现在这种渴望已经到了无法抑制的地步。终于，在母亲的新朋友和顾问卡尔·路德唯希·费尔瑙充满同情的干预下，他迫切呼吁母亲理解他精神方面的困境的努力终

Mathias Claudius (1740~1875年)，德国诗人。